

W
当代生活·票在外

在美国，全世界的科技精英集中在硅谷。它每天开发和生产最先进的科技产品、引领时代的潮流并制造出无数的名人和富豪。

在硅谷灿烂的金字塔下，还有更多普通的小民。他们来到硅谷讨生活，开拓人生和事业，同时托起了硅谷熠熠生辉的金字塔顶。在硅谷的舞台上，演绎着古往今来同样平淡而撼人心魄的故事。

在摩登的现代生活后面，是永恒不变的人生、人心、人情和人性。

HAI NA TOU
DAO GUI GU QU

海那头

沈光 著

——到硅谷去——



浙江摄影出版社



卫卫工作室

策划总监: 卫 卫

责任编辑: 葛卫卫

文字编辑: 王文元

装帧设计: 王 晨

插 图: 黄云松

责任校对: 朱晓波

责任出版: 朱圣学

摄 影: 田 诚 张 驰 刘 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那头: 到硅谷去/沈光著.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3.3

(当代生活·漂在外)

ISBN 7-80686-078-9

I. 海…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6419号

当代生活·漂在外

海那头

—— 到硅谷去

沈光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武林路357号 邮编: 31000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深圳利丰雅高电分制版有限公司

印制: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 142mm × 201mm 1/32

印张: 7.5

字数: 165千字

2003年4月第1版

200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686-078-9/I·15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Hai Na Tou
Dao Gui G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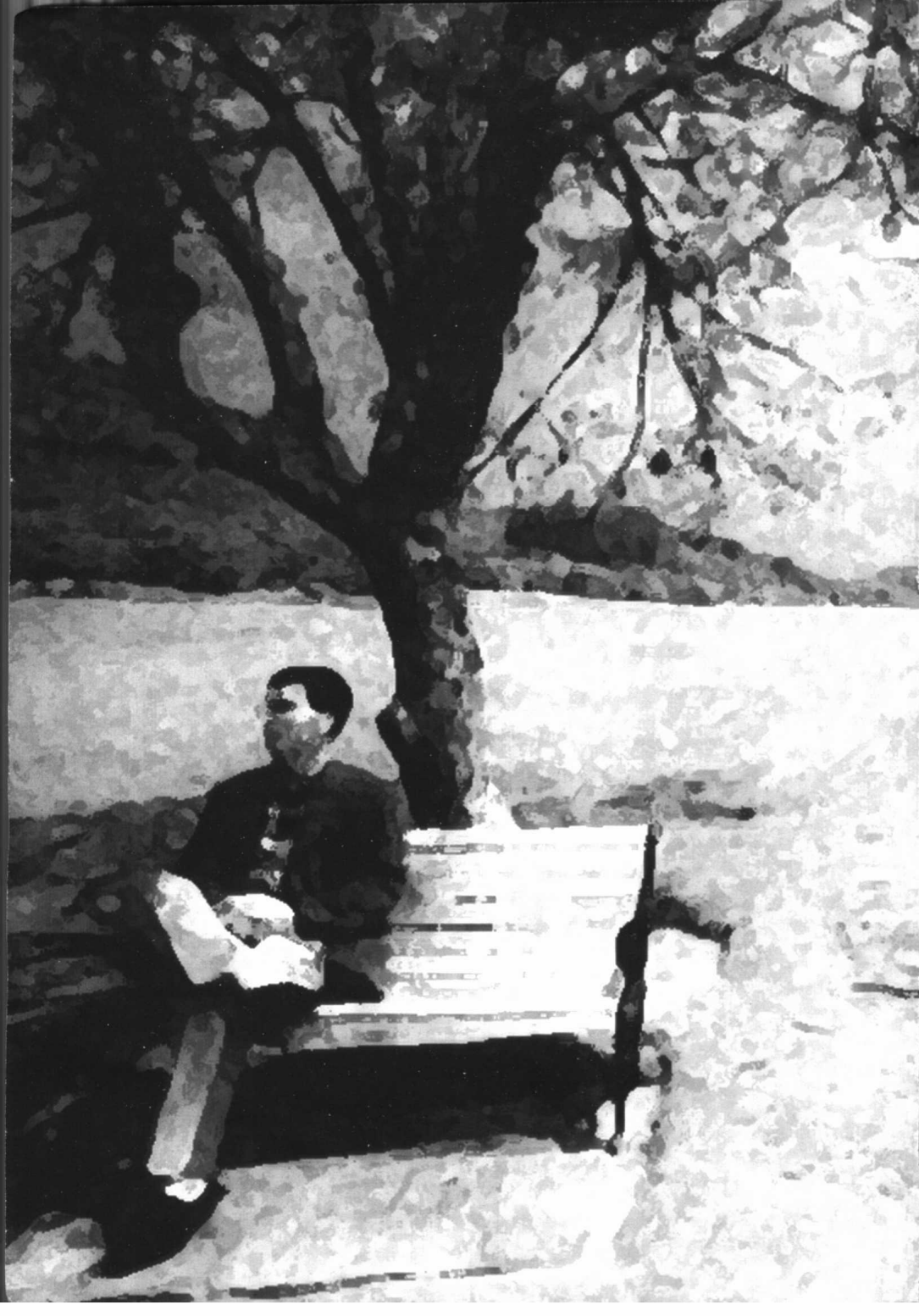
海
那

当代生活·漂在外

到
硅
谷
去

沈
光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MULU

目录

引子	6
鸳鸯	8
姻缘	22
新车	40
同伴	62
芳邻	80
房客	98
夫妻	134
沉浮	152
校友	180
离婚	200
姐弟	220
尾声	238







引子

跟美国其他的大城市一样，旧金山的唐人街与市中心金融区相邻。华人移民到美洲新世界艰苦创业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现在几十万中国人聚居在旧金山湾区。

硅谷在旧金山以南50英里的一个盆地中。不久以前还是一个农业区，科技革命和时代发展把昔日的菜田和果园变成了住宅和厂房。

阿明说，在美国，做餐馆是祖先留给我们中国人的一条活路。有钱的投资做老板，大把大把地赚。没钱的当跑堂，炒锅或洗碗，也能谋到日度三餐夜度一宿。没有坏习惯的话，每月还能有一点积累。可惜他不愿意做，他怕油烟味，否则他有可能也像他的几个老友那样早当了百万富翁。

但是阿明能读书，而且选了一个热门的好专业。还没熬到学完所有的课程，他就迫不及待地加入到赚钱的队伍中去。每天一早，天还不亮，他开车去上班。只见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如洪流滚滚，大家往同一个方向而去，到硅谷去，到高科技的圣地去工作，去找机会，去发挥才华，去淘金。那绝对不是赚钱那么简单，那是投入时代的潮流。20世纪70年代的集成电路，80年代的通讯技术，90年代的电脑和网络令生产力大飞跃，造就了无数工作机会。

移民到美国之初，阿明把家安在旧金山。他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山谷的斜坡上，视野开阔，风光无限。晴日当空，阳光灿烂的时候，对岸的楼房清晰可见，海湾中的远洋货船历历在目。每当西风吹起，太平洋上的雾气顺着山谷飘进来，遮天蔽日，阴凉刺骨。

从旧金山到硅谷，阿明每天花费两小时，来回近一百英里去上班。朋友和同事中有人说他不该每天浪费时间，但也有一些同事每天从更远的地方开车来上班。真是见仁见智。

阿明的老婆学的也是电子工程。可惜学校毕业那年正是不景气的时候，

没能在硅谷找到一份工作，在旧金山进了其他行业。后来阿明曾无数次劝说她到硅谷找工作，但她都拒绝了。事实上无论是公司的质量还是福利、工资，在硅谷工作远胜于旧金山或其他地方。

阿明对老婆抱怨说已经连续8年开车上班，身心俱疲，希望全家搬到硅谷，这样每天可节省2小时，增加上班的工作效率。她的回答是，要搬自己搬，你只要每个周末回来就行。

终于有一天，他独自搬到硅谷的山景城和中心城市圣何西去住。

旧金山的《观察家报》和圣何西的《水星报》上总有当地的经济和房地产信息，阿明每天都看。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阿明判断出加州的经济将要复苏，而房地产会在经济复苏后的一两年内探底。那应该是替自己在硅谷买一栋住宅的大好时机。

中国人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美国人说一分节省是一分增长。他省吃俭用，存钱储蓄作为购买他的第二个美国梦的头款。



鸳鸯

春光明媚。冬季的最后一场雨刚下完，太阳从云层里钻出来，晒在身上已有暖热的感觉。柔和的海风却还给人一些寒意。树林里的草地上积着很多水，冒着一缕缕的烟汽。周末的清早，金门公园里熙熙攘攘，有跑步的，有打拳的，还有旅游车拉来的各方游客，穿着不同的衣服，说着不同的语言。在湖边的一条长椅上坐着三个人，史帝文、依拉和阿明。依拉偎靠着史帝文，阿明坐得稍远一些。半年没见，依拉的英语大有进步，能够和史帝文用英语说笑，其中的一些字眼，阿明已经听不懂。

“来美国一年了，成美国人了！”

“你说她变化得快不快？我们每天在一起，感觉不出来。”

“小孩子变得快。你们两个都是小孩子，年龄加起来还没有我大。”

“上次我们见面是什么时候？你是不是觉得那时我还不能用英语和你说话？记得那次是在你硅谷的家里，当时我只能坐在旁边听你和他聊天。”

“生活已经习惯了？”

“我看她从来没有不习惯。你知道她已经准备挣钱了。我们要买一架钢琴。在空军基地里教琴是一个好职业。她赚的钱很快会比我多。可惜我不喜欢那些古典音乐，我只听美国民歌和摇滚乐。这大概是我们之间惟一的差距。”史帝文将脸转向依拉，依拉把头扭开不看她。

“要不要划船？我们去那边走走。”这时太阳已经升得很高，照在身上暖洋洋的，穿不住外套。公园里的人越来越多，各种水鸟也早已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在天上飞，在草地上走来走去，在小湖中游弋。有人带了面包和麦片，撒在地上、扔在水里，引得水鸟一群群地飞来争食。还有一些顽皮的孩子追逐鸽子和海鸥，搞得它们刚停下又急忙起飞。也有一些水鸟优雅地在湖里荡漾，对于撒在岸边的人类的食物毫不在意。它们成双成对地在水里游动，亲密无间，爱意深浓。

“你看这些漂亮的鸟多么悠闲自在，它们绝对不参加到争食的群体

里。”

“争食的是那些丑陋的、贪婪的、永远吃不饱的，它们互相撕打。而那些美丽的，把自己留给对方，永远和情侣相伴。”

“世界上有比食品更高贵、更值得留恋的。那些是什么鸟？”

“那是鸳鸯。你看它们都是一对一对的，而且永远不会换伴侣，绝对忠诚。”阿明说。他想，他身边的这一对是人间的鸳鸯，男的色彩鲜艳，



女的单纯而平淡。“他们一旦成为爱侣，永远不会分离。如果有一方发生意外，另一方永远守寡到底。”

“鸳鸯，多么美丽的名字。”依拉说。她拉着史帝文的手，问：“你还



没告诉我，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经济持续不景气已有两年时间，失业的人越来越多。那些还能找到工作或者正在工作的人都是幸运的。因为市场萧条，购买力低下，物价偏低，手头还有钱的人就能趁机买到便宜货。阿明是这些幸运人中的一员。他工作的公司生意也不好，但是他工作的部门生意不错。当时他在修理部门上班，客户买不起新的电子仪器，不断地将各种旧仪器送去修理。所以他不但维持了工作，而且还涨了薪水。前几年房地产飞涨的时候很多人贷款买房子，一旦失业，宣布破产，银行或贷款机构将抵押的房地产收回，转手低价出售。在当地报纸的房地产周刊上，每期都有很多低价房屋出售的消息。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去图书馆仔细寻找这些消息，为在硅谷买一栋房子做周详的准备。

初秋的傍晚，太阳下山不久，图书馆外的小树林里和草地上有很多散步或运动的人。图书馆里空调开得很足，冷风飕飕的。阿明坐在一张大阅读桌旁认真地读报，但是后面不时飘过来一阵阵汗臭味，令他难以忍受。他知道经常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士把图书馆作为白天休息和消磨时光的场所，在那里闻到汗臭味不是一件希奇的事。不久，阿明感到有人坐在他的桌子对面，紧跟着就是那一阵汗臭味。抬头看去，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金黄头发，炯炯有神的一对蓝眼睛，相貌英俊，立刻使阿明想起大卫连的金像奖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男主角。男青年穿着剪裁合身的衣服，质地良好的衣料带着油腻，好像已经很久没洗。知道有人在留意自己，男青年向阿明微笑一下，又低头看他的书。

阿明继续低头看自己的报纸。但是男青年翻动画册的哗哗声令他烦恼。他站起身走到男青年背后，看到那是一本关于俄国风景和建筑的大型画册。回到原座，阿明继续在报纸上搜寻房地产信息，但是对面传来的汗臭味令他无法集中精神。男青年是否刚从东欧或者俄国过来？是不是一个穷愁潦倒的新移民？但是他的面部结构不像是一个东欧人。

阿明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开口问：“你喜欢建筑学？”这几个字像一把钥匙打开男青年的话匣子：“我学的是机械，对建筑没有多少研究，现在只是随便看看图画而已，解解闷。我喜欢俄罗斯，那边的风景、那边的建筑、那边的人都非常美好，令我向往，令我思念……”

男青年的语言和口音立刻令人相信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来自于美国的高尚家庭。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到俄罗斯去一次。从小看过很多关于俄罗斯的故事和传说，那边对我来说很有神秘感。但是听说那边情况不是太好，所以至今没有起程。我去过西欧，社会情况跟美国差不多。有很多古迹，那是美国没有的。”

男青年马上接口说：“如果你想去俄罗斯，我大概可以替你安排。”这句话引起阿明极大的兴趣，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交给男青年。

“去年我在俄罗斯生活了7个月，实际上3个月在俄罗斯，另外4个月在乌克兰。当然以前那边叫苏联。我去过敖得萨、基辅、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真是一场梦一样的旅行。那边的人对我真好。他们生活很苦，但他们总是拿出家里最好的食品招待我。所谓最好的食品有时候只是几片白面包、一块牛肉和几片牛油。这些东西在这里完全不算什么，但是在那边，就是最珍贵的心意。那边的人很单纯和纯朴，相比之下，这里的人太狡诈和阴险。我回来半年多了，重新开始了我的美国生活，但是心里总是想着他们，一点也忘不了。”

阿明问：“你去那边是用什么身份，做生意还是访问学者？”

“你看我像不像一个生意人或者一个学者？我参加了一个基督教传播团，派到那边去工作的。所以我自己没有任何花费，而且还分到一些零用钱。我把零用钱都给了我的苏联朋友。”

“啊！那真是非常令人神往。可惜我没有这样的机会。你看我每天都是上班下班，工作工作。现在我正在研究报纸上的广告，想在硅谷买一栋小房子栖身。”



“那边的人的生活方式跟美国完全不一样。老实说，想比之下，他们很懒，所以他们也很穷。但是我们这边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的经济担忧，好像都是机器那样。我大学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最近好不容易在莫斐海军基地找到一份临时工，职位是机械师。你看我身上这些油。但总算可以赚一点钱。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赚钱，也算给父母有一个交待。我父亲是一个牙医，母亲是作家，他们已经离婚了。我的家在圣达罗萨，你知道那个地方吗？离这里有两个半小时的路。我实在不愿意每天晚上开车回去，太远了。过桥费加汽油费要几块钱，我一共也没有赚多少钱。所以每天睡在车子里。吃饭的问题还好解决，洗澡是个问题，真想找个地方痛快地洗个澡。”停了几秒钟，他看阿明没有回音，接着说：“还好今天已经是星期四，明天一下班我就回去，到星期一早上再开车回来上班，那样又是一个星期的循环，又要在车里睡四个晚上。回到家第一件最要紧的事就是打开热水龙头冲个痛快。”

这是一位典型的美国青年，标准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种，长得漂亮，给人优秀的感觉。说一口漂亮的英文，行为举止彬彬有礼。他对俄罗斯的怀念和阿明自己对俄罗斯的向往令两人互相有好感。但是他不敢立刻带他回自己的小住处，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我住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单位，一个人住，但是目前让你去我那里洗澡会让我感到不方便。”

“我当然想找一个地方洗澡，甚至还想找个地方睡一个好觉。你能够想到这一点，我已经非常感激。你不隐讳地告诉我你的想法，更令我相信你是一个直爽的好人。你要不要看俄国的照片？星期一我从家里带过来。要不要我打电话给你？还是你来图书馆看吧，我每天晚上都在这里，一直到他们关门。图书馆是我的起居室，车子是我的睡房。”

这时，图书馆响起关门的铃声。两人并排走向停车场。男青年比阿明高半个头，足足有六尺高。他开的是一辆德国大众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旅行车，典型的美国家庭自备车，在里面过夜和睡觉应该是舒服和安全的。他打开车门，里面传出一阵浓烈的闷臭味。

“对了，我的名字是史帝文。下星期见。”

阿明不想等很久，星期一晚上就到图书馆去找史帝文。果然他已经在里面。三大本相册整齐地堆在图书馆的大桌子上，看来他已经准备好阿明会在星期一过来。

阿明想看的是俄罗斯的风景和建筑，或者是一些民间舞蹈和风土人情之类的照片，但是三大本相册里都是基督传教团的成员和俄国民众在室内交谈的情景。他拿着相册一页一页地翻，越翻越快。突然史帝文叫住阿明，用他那修长的手指点住相片上一个女青年，说：“这是我的女朋友，她的名字叫依拉，是乌克兰人，小我4岁。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我觉得她的皮肤是世界上最好的。”阿明仔细看照片，依拉在一群人中并不显眼，如果史帝文不说，自己根本不会留意到。

“后面还有一张她的照片，是她和我合拍的，能看得清楚一点。”

“不错，她长得挺好。”

“我每天都想着她。恨不得现在马上回到乌克兰她那里去。但是我没钱。我父亲绝对不会花钱让我去俄国。他自己很节俭，他的储蓄差不多让我妈花光了。我妈可能会，但是她拿不出那么多钱。”

将近看完三本相册的时候，终于找到依拉和史帝文的合影。两人并排坐在椅子上，并没有靠得很拢。依拉有一张圆圆的脸，深棕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和长眼角，完全算不上美丽，充其量只是人常说的“十八无丑女”而已。再看史帝文，他的英俊胜过任何好莱坞的明星。

“你们一起相处了多久？”

“她住在敖得萨。认识以后，她跟着我们团一路到莫斯科，前后总有3个来月。当然我在那边还认识一些其他的女孩，但是我只喜欢她。从照片上看，她确实不很显眼，但实际上她是很美丽的。说出来别人不相信，有机会你看到了，会说我没有讲错。”

“我怎么可能有机会见到她？当然你说的我肯定相信。”

以后阿明在图书馆里经常遇到史帝文。还让史帝文去他的住处洗了一个痛快的热水澡，但是没有留宿。那是史帝文最后一个月在海军基地工作，合同期满，他回到圣达罗萨。

数月以后，史帝文来电话说他找到一份永久性的工作，在犹他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那也不是一份很理想的职业，因为薪水相当低。但工作数年以后，空军方面会推荐他去私人公司。临行前，他请阿明去他家做客。

在圣达罗萨市一条宽阔的住宅区的马路的尽头，阿明找到史帝文的家。他正在门口和几个街坊青年打篮球玩，清一色的金发蓝眼。尽管离旧金山只有几十英里、一个小时的路程，这里的种族成分和环境与旧金山完全不同。看见阿明来到，史帝文扔下手里的球，带阿明进屋坐。

“我和我父亲说好有个朋友要来，但是他下午有急事要去诊所。其实他平时周末不上班的。希望你不要介意。他还把我当小孩子，我的朋友他不一定见。你的年龄比我大一倍，我把你当大人，你受我的尊重。我妈住在湖边的一栋房子里，她已经准备好晚餐招待你。但她是吃素的，你不介意吧？如果你不想去，我请你上餐馆。”

家里布置得很简陋，不像是一个医生的家。

“不要上餐馆，吃素对我很合适，而且我想见你家里的人。”

她母亲的房子在郊外，四周布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开着各种形状和颜色的花，墙上和柱子上爬满了青藤。时值圣诞节，屋内壁炉烧着熊熊的火，餐桌上摆满了各种沙拉。他母亲没有太大的兴趣和阿明聊天。晚餐结束后，阿明告别史帝文，祝他好运，开车回旧金山。

史帝文高中毕业后进了一所私立大学读机械工程。刚毕业就碰上经济不景气。现在找到犹他州的政府工作算是他的运气。上任之初还和阿明有电话联系，邀请阿明过去玩。后来联系逐渐减少，很久没有消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来了电话：“你对英国熟悉吗？听说你去过那里。有没有朋友